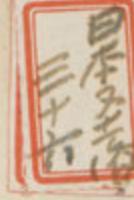


56
15
1

十住大之助佐賀人



答十住其問

擬問

古賀侗菴著

韓橐以還、治運日躋、府政肅清、諸侯馴服、施
迨海外、三夷朝貢、幣問不怠、於時天下無事者、
蓋一百年於茲矣、獨遠夷剽悍、動事剽畧、大船
天砲、久為宇內之患、近者阿片之變、齋加頻被
侵侮、兵禍纏結、黑歲弗解、海隅蕭疎、黎庶咨嗟、

可勝歎哉。傳云：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夫彼之有事也，安知異日無變於我？患既至焉，而為之，則晚矣。於是，以凡我之所以處彼，與彼之所以擬我者，分條列之於左。以謹問焉。若夫方畧之變，運用之妙，顧其時如何耳。此揭專閑大體者云。

一、海寇之變，蓋在文化之初，爾後幾四十年，以其不重為患。天下漸怠於警，謂我自苟天塹，彼奚能為。至於不以為慮，其稍慮者，特以鑄巨礮列四隅。

為要務，而深慮者乃言：揭邦教斥邪說，齊紀綱正風俗，須使卒建內定，無寡之可乘，斯可矣。夫無釁之可乘，固善獨奈。世降叔季，倍極澆漓，脩之累紀，尚患其未若。變化不意，禍出倉卒，則將如之何哉？夫不以為慮者，固督俗之見不足與辨，其稍慮者，特出權宜應猝之計，非永固持重之道，而深慮者亦夫於迂遠不功時務，且夫府有定制，藩有常法，不可敢者，文存其間，則方爭海防之設，將如何而中其宜乎？如何而得其用乎？所謂其有以待

之者、不可豫講也。

世之誇海防者、不出乎斯三者、三者不無步軒輕、而究歸於一邱貉、今悉斥之、極中其窺、定削威憲、絳紮、阜犖有為之士、令不得展其驥足、實平世之常態、偶發脩壞、當然之論、聽者輒掩耳而走、此前修所以致歎於狂泉也。

一西北諸夷、務求通商、恣其饕餮、無厭之慾、動輒干戈蠭起、宇內騷然、諸列生靈、肝腦塗地、可慮之甚也、嚮者、幕府長慮遠計、斷然杜絕、不許其請。

而印壤殊無擾攘之患、民庶長受其賜、益通商之起、職由干有餘不足、邦土沃澤、無所不足、不待化求、而其用既終矣、亦奚事於此、且也夷換夫乘者鎖國論、又然之、則知非一國之私論也、而竊聞特唱異議、以閑通商為言、豈別有所見而發者乎、否則二商指漢之蘭、先儒尚惡濫出、欲減其額、今不啻與之相戾、吾儕太惑、請更審其得失何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太西之交易專年利可醜、吾之交易、將以講武習水戰可尚、講武習水戰試之於江

湖川池亦愈乎已。兜廻不如常破萬里浪者之精鍊。然文秀形也。講武實也。不可先呈露講武之形。恐有逆折之者。太西文秀固有利。而洞察敵國強弱。有可爭之豐。則襲而取之。亦未始不存講武之意。斯可畏也。

一聞往者波爾杜尼爾。伊斯巴爾亞之作也。一時猖獗。逞威絕域。相傳一周宇內者。始於二虜。而阿墨利加等諸地。多為其多受蠶食。及如我天文慶長間諸將。而百數十年間。漸次喪蹙。其所并諸列地。多為諸夷虜所攘奪。而而百數十年間。

未聞其再熾也。則如方今魯西亞。諳日利。亦經其久也。果歸於一轍乎。但其力之富。威之強。不翅相倍蓰。或如阿喬撒的兒。霸多兒。絕世之英。確相踵出。拓遺業。振積威。竟至於一統宇內乎。凡虜微之弛張進退。果可豫占乎。否也。

近代五大洲之地形。無不通曉。舟車之利。無不可用之域。混壹寰宇之舉。似亦可庶幾。太西英主。未必不存斯大志。雖然。地至六。則難於吞併。人綦衆。則不易遍服。雖懷此志願。豈有克酬之日。顧弱者先為所殲。

滅強者可永存、以靜觀狡虜之盛衰、故有國者、在不可不任賢愛民、整飭武備、以圖日強之術也。

一喪信武斷、不易漢土文縛、決矣、但其禽官分掌、果有文武之差乎、養才育士、存學釁之設乎、治法責株叢乎、貴寬大乎、凡其人心夙倦、存寂蔑、苟汙尊坏飲之遺乎、而歷世之久者、則古氣散蔓、或務修飾文、易如拓跋奇握溫黨羅氏乎、如鄒羅勦愈久愈昌、此其道何脩何講、而能然矣乎、蓋其生也、蠢蠢然、而與居、狺狺然、而相爭、凡其居處飲食

衣服無有制、吏節數揖遜之禮、是夷狄之所以為夷狄也、所謂儒家敝業、不過云爾、然非得通覽博雅言、審其情狀、則考諸心、竟有未安、所以不憚煩而審問之也。

太西人、陰狡多智、易有密義、葛天之遺風邪、但其祛虛文而要實效、甚不識倫理、而自有其倫理、所以國稍治、傳世縣久、至政之寬猛、則各國殊尚不必歸乎一、但如明清之刑法峻酷、萬國所未曾聞、在太西可保其必無也、就中風氣風聞、文物盛備、如熟爾瑪尼

亞如意太里亞今皆委悉不振特多起之碓龕野沉
鷺如羅利尹夷日益盛大亦必然之勢也顧太西政
信予未悉其詳請更訊諸該傳者

一今之東虜率持三說其一從虜土陸以短兵蹙
諸險其一環海列礮虜至輒發其一則曰與堅以
筏之密逆而擊之聚散出沒挾輕舸挑巨艦未必
不逞嗚呼是皆伈伈然自赦之不遑惡有於策貨
哉嘗窺按輿地圖蓋宇內之稱大洲者凡五然而
三分我亞細亞而二及四洲之地彼咸占奪而窮

據焉獨冥帶之右赤道之左塊然乎其間環以大
海者是堯宇內未闢之大洲指新嘗量其方位試阿蘭占其氣候與我亞細亞南北反而距極同~~北~~五度
則知其冷溫中節果非不毛之地矣夫先哲别人
後者制於人彼方他務未暇及焉則取以有之孰
敢禦哉於是制其艨艟鑄其砲礮載人畜穀粟至
輒合類分種之於其四方設凡相生相養之道統
之以政待其力積績奏報塿畧建然後達觀宇內
橫絕海路懸軍萬里直擣巢穴則彼將蒼皇失屬

不知所出、則亦何事於我哉、是其策僥之一道、所以與衆議迥別也、而世之腐儒俗吏、輕觀之徒、往贈天下之大勢、輒以忽必烈、豐臣氏、謬舉、噫嘻然籍口、不知二氏所為、皆出一時誇張、而無成笑、熟慮一定之畧在焉、夫我

神祖神后之於東西夷、姑置之、自分諸夷畧、諸洲、紛紛四出、蠶食無方、長征遠役、兵每弗頓、彼以魄種、尚然、氏而為不能、豈非自誣歟、聞鄂羅箇長、畫一母乳五兒圖、置諸左右、以充坐銘、其意豈以否、并質之云、

五洲自期者半、噫嘻我不之覺、乃從規規半自守之說、安知異日果不為彼所乳也、同恍然述持論、

我邦舟楫之未確、海路之未諳、水戰之未素講、印度臺灣之近、且不易至、奚望半新和蘭、且果為冷溫得中之沃壤、太西之勢遠畧、而洞悉海南形勢、斷無不先我著鞭之理、今不知彼已、而疲民黷武、輕舉遠征、有往而不返之惧、徒開釁端、無安裨乎國家、智者不爲也、

方今諸夷之傑鷩者、鄂羅為魁、英黎次之、而英黎
之地、輿阿蘭相隣、官減阿蘭市船、限以二隻、今
許以數十、待其說入謀定、充以我兵、託而左運、萬
里直破龍動、既而憑其豐富、聘其威力、大占形勢、
席卷而東則鄂羅之大、亦不難敗、二虜既獲、二洲
既跨宇內之全、由我制之、可指日而致、蓋斯說也、
比諸前論、其功太速、是以其事太危、亦諺所謂探
鼎穴、捕虎子之意、要在自決何如、并錄以質之云、
大言無當、不可指諸實用、殆侔畫鶻

